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

苏州大学 王 寅

提要：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其中心内容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体验哲学是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也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认知基础。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体验哲学、象似性、认知科学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429(2002)02-0082-8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一直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种对立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也反映在语言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上：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才能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参见 Robins 1997：145）。传统语文学、对比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主要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观，而普遍语法、思辨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则主要基于唯理主义。

当前流行的认知语言学是以身体经验为基础来研究人类的心智和认知，既具有经验主义的成分，又具有理性主义的成分。因此，国内学者在论述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时，说法不一，有的学者强调其经验性，也有的学者侧重其理性主义倾向，还有学者认为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很多哲学家就曾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¹

这种分歧在国外也同样存在。笔者去年采访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教授和他的博士生 Anne Sumnicht 女士时，问起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或是

两者兼而有之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他们是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当笔者问 Lakoff 教授这同一个问题时，他则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既不是经验主义，也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另外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²笔者接着问 Lakoff 教授：体验哲学是不是介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理论？他也给予否定回答。读完他与 Johnson 合著的《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以下简称《体验哲学》）这本书之后，我们就知道他所倡导的体验哲学在很多方面的确不同于这两个传统哲学流派，而自有新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哲学理论，确实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有力挑战。根据 Lakoff 和 Johnson 的观点，体验哲学是第二代认知科学，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下面对此作一简要介绍。

一、体验哲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Lakoff 在 1987 年的《女人、火和危险事物》中就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那时他用的术语为 Experientialism，又叫 Experiential Real-

ism, the Experientialist View, Non-objectivism; 尽管他也用到了 embodiment 这个词,但并没有将其用作哲学术语³。1980 年 Lakoff 与 Johnson 合作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又于 1999 年出版了一本惊世著作《体验哲学》,尖锐地批判了在西方流行了多年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传统哲学观,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二元论、天赋论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Embodied Realism, the Philosophy of Embodied Realism, 同义术语还有: an Empirically Responsible Philosophy,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其基本思想相当于莱氏 1987 年的术语 Experientialism, Experiential Realism)。体验哲学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与英美分析哲学和乔氏基于混合哲学的心智观针锋相对,也是对 Putnam (普特南)提出的内部现实主义(Internal Realism)的一个发展,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观点,对西方传统思想是一个巨大挑战,对哲学、认知科学以及认知语言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被视为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在英语中,Empiricism 和 Experientialism 有不同含义,前者往往是指 16—18 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流派,后者是指 20 世纪末 Lakoff 和 Johnson 等学者的体验哲学,倘若这两个术语都译为“经验主义”,就很容易产生混淆,因此笔者主张将 Experientialism 替换为 Embodied Philosophy,译为:体验哲学。该理论主要包括三项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

1. 心智的体验性

心智的体验性认为:我们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并不是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所形成,特别是由我们的感觉运动系统所形成。我们大部分推理的最基本形式依赖于空间关系概念,身体、大脑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日常推理的认知基础。

Lakoff & Johnson (1999: 497) 指出:“概念是

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embodiment),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我们可以想像,我们的祖先从认识空间和自己开始认识世界,因此空间概念和身体部位是我们形成若干抽象概念的两个主要基础,它们成为人类原始思维的出发点,也是人类最重要的隐喻源。因此祖先的思维具有“体认”特征,常把人的身体和经验作为衡量周围世界的标准⁴。人们在经验和行为中形成了概念和范畴,语义与此同时形成。这就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认知和概念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认知结构和范畴知识,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

他们还认为,大部分抽象概念都通过隐喻建构,它们不是自治的,不可能独立于身体的心智能力,而是基于身体经验。

心智的体验观彻底批判了笛卡儿和乔氏的“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二元论:心智和推理基于身体经验,概念通过身体经验而获得意义,它们不是纯心智的,也不是一种独立于身体的先天能力,但也不是纯客观的,“主体—客体”二分法不能成立。非体验性现实论(Disembodied Realism, 又叫 External Realism)在客体和主体之间制造了一道无法填补的鸿沟。两者一旦分离,对于客观现实的了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通过物体本身来了解,要么通过能被多数人理解的共有的有意识结构来了解,心智的体验观认为这两种方法都错误。人类是通过身体与世界的互相作用来与世界相连,我们整天生活在客观世界中,无法与其分离。使得认知、心智、知识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我们的身体经验,是想像力,而绝不是什么超验。

意义基于感知,感知基于生理构造,认知结构和感知机制密切相联。人类因自身的生理构造用特殊的方法来感知世间万物,理解其间的各种关系,因此概念和意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它们通过体验而固定下来,决非基于符号;思维和推理也基于体验,决非基于符号运算。意义通过身体经验和大脑而产生,而不是通过符号与世界的连接产生,也不是通过模型理论产生,这就与基于客观主义的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针锋相对。

我国古人认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反映了我们祖先认识和描写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与西方的体认观有异曲同工之处。近来戴浩一(1989)还根据体验观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可用人类的基本感知能力,尤其是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感知能力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结构。

2. 认知的无意识性

认知的无意识性是指对我们心智中的所思所想没有直接的知觉,我们即使理解一个简单的话语也需要涉及许多认知运作程序和神经加工过程,分析如此复杂,令人难以置信,是人无法觉察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神经加工过程无法被意识到,大部分推理也不能被意识到。语言的习得也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

人类的范畴根据原型进行概念化,每一个原型就是一个神经结构,它能使我们进行与此范畴相关的推理和想像。基于原型的推理十分常见,但不为我们所意识,占据了实际推理的很大比例。

因此,体验哲学认为大部分认知和推理是无意识的,它决定了全部知觉思维的结构。没有这种无意识思维,就没有有意识思维。传统英美分析哲学认为所有思维都是有意识的,通过先于经验的反思就能完全知晓,体验哲学认为这办不到。

3. 思维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不是概念性的,而仅是词语的用法,而且是其非常规性用法,不适合日常言语,仅适合于修辞和诗歌。对隐喻的理解是基于“相似性”,即相似于外部世界某一客观特征。亚氏完全忽视了隐喻的巨大认知作用。

传统的分析哲学和形式主义哲学认为概念都是非隐喻性的,可通过弗雷格的系统意义(sense)来确立,或通过抽象符号与独立于心智的世界之间纯粹的、客观的关系来确定。而思维的隐喻观对这一传统哲学观提出了尖锐的批判,Lakoff & Johnson (1980)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对其作了详细论述,国内也有较多论述,此处不再多说。下面重点论述隐喻思维的哲学启示:

1) 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Lakoff & Johnson 1999:468),我们日常经验中的相关性不可避免地会引导我们获得基本隐喻,它是身体、经验、大脑和心智的产物,只能通过体验获得意义,这样就把主观判断与感觉运动经验连接起来。我们能自动和无意识地获得这些思维隐喻模式,而且一定要利用隐喻进行思维。隐喻的体验性说明它们不可能是任意的。

2) 隐喻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维成为可能,它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最伟大的智力之一。如在 Time Is Money 的隐喻中,时间本身不是钱,也不是常规意义的自然资源,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成像钱一样的资源,可被浪费、节省、理智地花或进行预算,甚至被偷窃。

3) 隐喻的基本作用是从始源域将推理类型影射到目的域,大部分推理属隐喻性。隐喻性的推理使得抽象的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哲学也基于隐喻。哲学运用相对少量的隐喻形成了统一的核心理论,如毕达哥拉斯运用了“存在是数”的隐喻,他就将数学中的本体映射到了一般的存在之上。笛卡儿运用了“理解是看见”的隐喻⁵,将视觉域的推理类型映射到了心智域和思维域。

因此,隐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思维,以及哲学中无处不在,不用隐喻来思考经验和推理,是很难想象的。隐喻不是伟大诗人的创新,而是人类正常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人类所有思维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文化和语言之中。正是隐喻,使得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抽象概念域;正是隐喻,将我们的知识扩展到了新的领域;正是隐喻,把哲学中的理论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赋予其巨大的解释力,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理论。倘若剔除隐喻性思维,剩下的骨架概念就会太贫瘠,我们就无法进行日常实质性的推理。哲学理论都运用了隐喻性思维,因此隐喻不是哲学研究的障碍物,而是使得哲学形成理论体系的“宝贝”。剔除隐喻,就是剔除哲学;没有隐喻,哲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深奥的推理;或者说,没有隐喻就没有哲学(There is no philosophy without metaphor.) (Lakoff & Johnson 1999:543)。

二、体验哲学是划分第一代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

Lakoff 和 Johnson 将认知科学划分为两大派: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第二代认知科学。

第一代认知科学(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生成语法渐成主流,计算机被运用于智能研究。这一代认知科学是基于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形式主义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和先验哲学,接受了其中许多主要观点,如客观主义、形式主义、符号主义、认知主义、二元论、非隐喻性推理等。他们认为范畴、特征、关系等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人的意识,与人的身体经验、神经系统、主观因素无关。人类的心智和意义仅是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仅对自然作出客观的、镜像的反映,推理具有非隐喻性。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形式逻辑、生成语言学将其发展为:心智的主要特征可用形式化的方法来描写,用形式符号来表征;思维仅是对抽象符号的机械运作,可根据形式规则对这些符号进行运算,而这些符号本身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是无意义的。他们还将感知(perception)与概念(conception)分开,认为人类的推理能力独立于感知能力和身体运动,主张推理是一种自治的能力,同时还认为语言是自治的、句法也是自治的,它们都与身体经验无关,这样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也就顺理成章了。

乔姆斯基将笛卡儿哲学和形式主义哲学加

以综合,形成了一种混合哲学,构成了他的语言学基础,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观点基本一致。

第二代认知科学(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对第一代认知科学提出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挑战,坚决反对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认知心理学的符号加工假说和转换生成语言学中的先验哲学假设。其主要观点是:概念、范畴、心智来自身体经验,具有体验性;认知具有无意识性;思维具有隐喻性。核心观点是“基于身体经验(embodiment)”,推理、语言、句法都不是自治的,意义与我们在世界上所发挥的有意义的功能相关,是通过身体和想象力获得的,这与第一代认知科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语义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体验哲学是第一代认知科学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两者的划分具有深远意义,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认知科学理论,不至于将其间的不同流派混为一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第二代认知科学一致。

三、体验哲学是语言符号象似性的认知基础

关于语言中形式与意义之间是否存在理据性,⁶ 争论已久,笔者将两种观点的争论史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 两论相持时期(古希腊时期至 19 世纪末);2) 索绪尔时期(20 世纪初至 60 年代),任意说暂占上风;3) 后索绪尔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象似说日渐风行。

自索绪尔于 1916 年发表《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来,任意说几乎一统天下,许多语言学家一直将这条原则视为语言学的基石。但皮尔斯提出了符号三分法,他于 19 世纪末(参见 1940 年 Buchler 编写的《皮尔斯哲学》)就指出:“每种语言的句法借助约定俗成的规则,都具有合乎逻辑的象似性。”但终因结构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前半叶处于称霸时期,这种观点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自 60 年代以来, Jakobson (1965), Greenberg (1966), Chafe (1970), Bolinger (1977), Dixon (1982), Verhaar (1985), Slobin (1981, 1985), Lakoff (1987, 1999), Langacker

(1987, 1991), Givón (1989, 1990), Wierzbicka (1988), Taylor (1989, 1993, 1994) 等对象似说作出了肯定性的论述。John Haiman 于 1980 和 1983 年发表了两篇论文, 1985 年又出版了两本书: 《自然句法》和《句法象似性》。象似性成为当今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是认知语言学的中心内容之一。

早期的任意说主要基于词的平面, 并且主要是就意义和语音之间的关系作出的(就是这一点也值得怀疑), 但当代象似性研究是基于语言的各个层面研究得出的结论, 从词语的音、形平面发展到句法平面、篇章平面、语用平面, 同时还对各种体裁进行分析: 各类文学作品、广告等。通过全面调查、分析和论证, 可知在语言符号与其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普遍存在着象似性现象。

导致语言符号任意说的原因有很多, 从哲学上讲主要是基于心智与身体相分离的二元论, 这就势必要得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 (disembodiment) 的结论。意义一旦与身体经验无关, 也就与符号无关, 符号丧失了理据性, 任意说在所难免。否定隐喻的认知作用也与象似性理论背道而驰。实际上大部分语言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理据的。

1) 英语中 91% 以上的词具有理据性 (Householder, 参见杜文礼: 1996)。Lakoff & Johnson (1999: 464) 曾以 refrigerator 为例进行分析, 该词是由词素 re-frig-er-at-or 构成的, 每个词素都有一个意义, 它们都对整个词的意义起到一定的构成作用, 如果将它们组合起来, 则可预测出其义为: 使东西再次变冷的事物, 当然全词比各要素组合得出的意义会多些或少些, 但可见该词的意义相对于词素的意义绝不是任意的。一般说来, 构成派生词的词素对大部分派生词的意义都是有理据的, 但不一定完全可预测。

2) Richards (1936) 认为: 隐喻是人类语言无所不在的原理,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隐喻, 我们的口头交际中平均每三句话中就会出现一个隐喻。Ortony (1979) 认为: 所有语言都

具有隐喻性质。Derrida (1982) 指出: 哪里有文字, 哪里就有隐喻。而所有隐喻都是有理据的, 例如 attraction, electricity, magnetism 等词能用在“love”的隐喻中, 绝不是任意的, 它们起因于“物理力”这个始源域中词的意义和一般概念隐喻“Love Is A Physical Force”。

3) 语言中绝大部分词是多义的, 其中心意义可能是任意的, 而非中心意义则是有理据的(主要是通过隐喻延伸而来), 但不一定都能被预测出来。

4) 语言符号的顺序与实际动作的顺序在很多语言中都有对应关系, 如汉语句子“他走进来笑着对我说了声谢谢”, 则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合而成。Lakoff & Johnson (1999: 465) 认为: 根据距离象似性原理, 越是本质性的形容词越是靠近被其修饰的中心名词, 如英语中: the beautiful big old red wooden house, 由于 wooden 对于 house 来说是最本质的, 因此最靠近中心名词 house。而 beautiful 纯粹是主观性的, 因此置于该名词词组的最前面。Old 对于房子来说既不是本质的(因为房子不可能一开始就是 old 的), 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它与某一时间标准相关), 因此比 beautiful 更靠近中心名词, 比 wooden 更远离中心名词。Red 不完全是本质性的(因为你可以将房子重新油漆成其它颜色), 但比 old 更加本质, 因为 old 纯粹取决于相对于建房时间的讲话时间。至于物理特性“big”比 beautiful 的主观性要小, 但比 old 主观性要大, 因为 big 的标准比 old 的标准更加主观。

5) 语言中还存在许多拟声词, 联觉系列词 (phonaesthetic series); 语气、语速、语调等都与一定的意义相关。象形文字、表意文字中的象似性十分普遍; 句法中除上述所说的距离象似性, 还有数量象似性、顺序象似性、标记象似性、话题象似性、句式象似性等现象 (参见 Haiman 1980, 1985; 沈家煊 1993; 王寅 1999)。

象似性与任意性既互相对立, 也互有联系, 是一个对立统一体, 这对矛盾伴随在整个语言发展过程之中。处于两极的语言不存在, 一定是位于两者之间, 因此语言符号既有象似的一

面,又有任意的一面。有的语言象似性程度高一点,有的低一点;有的在某一层面上象似度比另一语言要高。语言象似性程度也是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今认知语言学者一般认为:就整体而言,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是主要现象。

语言符号象似性对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任意说”既是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说是“挑战”,是因为索绪尔过分强调任意性,将其视为“头等重要的”“第一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说是“补充”,是因为索绪尔也承认语言不是完全任意的,“符号可能是相对可以论证的”。象似性的研究和发展是对一些传统语言观的有力批判,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语言符号任意性问题。

四、认知语言学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一场革命

转换生成学派在 50 年代为语言描写转向语言解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从而导致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当代语言学研究从此进入了“认知时代”,“心智研究”渐成主流。认知语言学与转换生成语言学都反对“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观,主张研究人的心智,研究人的思维过程和认知策略,都认为可通过研究语言来了解人类的心智⁷,但对于心智的来源、表征的方法、研究的内容等方面存在一系列根本的分歧,两者的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也不同。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英美分析哲学,主要观点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逻辑实证主义;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以乔姆斯基为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基于笛卡儿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天赋论)和形式主义哲学之上的一种混合哲学,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和乔氏语言理论还都坚持客观主义认知观(objective cognition)。这两大学派的基本观点与第一代认知科学大致相通。

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其心理学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主义和建构论,神经学基础是连通论。认知语言学不是反对乔姆斯基的心智主义,而是反对把语言视为自治的系统,天赋的能力。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它是客观现实、身体经验、人类认知、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才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他们还强调意义的重要性,并认为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内容,而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认知语言学家与转换生成语言学家尽管都研究心智,但与乔氏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难怪 Lakoff 教授说: We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⁸ 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与第二代认知科学相通。现将以乔氏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与认知语言学派之间的主要分歧列表小结如下:

	TG 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1. 哲学基础	混合哲学(笛卡儿哲学 + 形式主义)	体验哲学
2. 心理学基础	反对行为主义,提倡心智主义 天赋论,符号论	基于经验的心智主义,互动 建构论,连通论
3. 语言自治性	语言是一个自治的系统,原则上独立于其它 知识和认知技能	不是,须参照认知过程,具有体验性,是人 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4. 句法自治性	句法是语言的一个自治系统,以形式特征为 基础	不是,具有体验性,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 以语义特征为基础

5. 语义与客观主义	语义可用客观主义的真值对应论和真值条件论来描写	非客观主义;语义不仅反映客观现实,还跟人的主观认知密切相关,是主客观互动的
6. 形式/功能	形式主义	功能主义
7. 优先性	生成性先于概括性。语言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须找出其后有限的形式规则	概括性先于生成性。概括的承诺(寻求一般原则)、认知的承诺(探索认知规律)
8. 普遍性	普遍语法	语法结构、语义结构因语言而有较大差异 ⁹
9. 语言与认知	将自然语言视为认知关系的客体 对语言知识感兴趣,并研究语言知识是如何获得的	自然语言是主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 通过语言对世界知识感兴趣,研究自然语言对世界知识有何作用

注 释

1. 哲学界亦有不少学者试图将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两大学派的观点进行综合,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哲学思想既有经验主义(感觉经验是我们知识的出发点)的成分,又有理性主义(自我具有天赋的结构)的成分。法国认知语言学家 Francois Rastier 于 1991 年出版《语义学与认知研究》,提出了“经验的唯理主义”理论。美国著名神经认知语言学家 Sidney Lamb 则认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互补的。德裔美籍哲学家 Carnap 还力图综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把感官经验作为出发点,以数理逻辑作为理性的整合手段,构造出人类的知识系统。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Husserl)认为:语言不仅有其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史的基础,而且有其先验的基础。后者涉及意义的本质形式及其组合和变化的先验法则。加拿大心理学家 Donald Hebb 认为:人类的语言既有先天遗传,又有后天经验。婴儿在出生时就对人类语言的声音模式具有特殊敏感性,脑中具有接受、理解和形成言语的特殊机制。但要使这种结构产生言语功能,还需要经验的作用。
2. 笔者拟将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Embodied Philosophy 译为“体验哲学”。
3. Lakoff (1987:267)指出:“经验现实论(Experiential Realism)应根据 embodiment 来描写意义”,并对 embodiment 作了解释:our collective biological capacities and our physical and social experiences as beings functioning in our environment.
4. 古希腊哲学家 Protagoras(普罗塔哥拉,约前 485—约前 410)有一著名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心理学家指出:人类中心和拟人论在人类对时空的感知和语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见 H. Clark: 1973; Miller & Johnson-Laird: 1976)。
5. 笛卡儿理论用“Understanding Is Seeing”的隐喻,其中还包含了次要隐喻: Ideas Are Objects; Reason Is Light; Knowers Are Seers; Intelligence Is Visual Acuity 等。
6. 目前,很多学者已将象似性与理据性这两个术语等同视之。

Givón (1990: 967) 更倾向于把意义与形式之间有对应关系的现象都视为“象似”,因此 iconicity 的所指范围较宽,基本等于理据性。Ivón F Ónaghy (1999) 也将象似性视作理据性(iconicity, ie, motivation; motivated = iconic)。Hans Heinrich Meier (1999: 139) 也认为: natural, i. e. motivated, iconic, 与此相对的是: arbitrary, conventional, non-motivated。Müller (1999: 393) 将 non-arbitrarist model 等同于 iconicist model。Tabakowska (1999: 409) 说:“Motivation, understood as a non-arbitrary relation between form and content, underlies the type of iconicity...”这句话包括了两层意思: 1) 将“理据”和“非任意性”等同视之; 2) 理据性为象似性的基础。

7. 这就是人们有时为什么把转换生成学派也划归认知语言学的原因。
8. 2000 年 7 月笔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时,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教授所说。
9. Wierzbicka (1988: 14) 提出了“种族语法(Ethno-grammar)”的观点,认为:不同语法体系中的差异表明了不同语义系统的差异。戴浩一(1989/叶蜚声 1990)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语义,从而也有不同的语法结构。他采取了一种语义的相对主义观点。

主要参考文献

- Bolinger, 1977. *Meaning and Form* [M]. London: Longman.
- Chafe, L. 1970.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irda, J. 1982. *Margins of Philosoph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xon, R. M. W. 1982. *Where Have All the Adjectives Gone?*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Givón, T. 1989. *Mind, Code and Context* [M]. Hillsdale, NJ: Academic Press.
- Givón, T. 1990. *Syntax: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 tion [M]. Vol. 2. Amsterdam: Benjamins.
- Haiman, J. 1980. The Iconicity of grammar: Isomorphism and motivation [J]. *Language* 56.
- Haiman, J. 1983. Iconic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J]. *Language* 59.
- Haiman, J. 1985a. *Natural Syntax* [M]. Cambridge: CUP.
- Haiman, J. (ed.). 1985b.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Benjamins.
- Greenberg, J.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 In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 (2nd Edition.) 73-11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Jakobson, R. 1965. *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M]. Diogene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tony, A. 1979/ 1993. *Metaphor and Thought* [C]. Cambridge: CUP.
- Peirce, C. S. 1940. *The Philosophy of Peirce* [M]. Ed. by T. Buchl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M]. New York: OUP.
- Robins, R. H. 1979.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 Slobin, D. I. 1981. The origins of grammatical encoding of events [A]. In W. Deutsch (ed.).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C]. London: Academic Press.
- Slobin, D. I. 1985. The child as linguistic icon-maker [A]. In J. Haiman (ed.). *Iconicity in Syntax* [C]. Amsterdam: Benjamins.
- Taylor, J. 1989.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UP.
- Taylor, J. 1993.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In R. A. Geiger & B. B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C].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Verhaar, J. W. M. 1985. On iconicity and hierarchy [J]. *Studies in Language* 1985. 9.
- Wierzbicka, A. 1988. *The Semantics of Grammar* [M]. Amsterdam: Benjamins.
- 戴浩一, 1989,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J], 叶蜚声译。《国外语言学》90年第4期。
- 杜文礼, 1996, 语言的象似性探微[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1期。
-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王寅, 1999, 《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M]。北京: 新华出版社。

收稿日期: 2001—5—8;

修改稿, 2001—12—22;

本刊修订稿, 2002—1—8

通讯地址: 215006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Embodied philosophy, by Wang Yin, p. 82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embodied philosophy, which mainly includes three basic principles: the embodied mind, 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 and metaphorical thought. Embodied philosophy is the watershed between 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and also the cognitive basis for iconicity of linguistic sig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revolution against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On the 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y Wen Xu, p. 90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 new paradigm within linguistics, which subsumes a number of distinct theories and methods. Since cognitive linguistics sticks to the idea that language use is grounded in our daily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departs from the main stream generative linguistics in many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variou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author has explored the objectives, basic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of this cognitive paradigm, hence a clear macro-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been established.

On the working mechanisms of metaphor, by Shu Dingfang, p. 98

Among the well-known theories of metaphor, the "Interaction Theory" by Richards and Black, the "Mapping Theory" by Lakoff and Johnson, and Fauconnier's theory of "Blending" all aim at explain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s of metaphor. However, none of them adequately addresses the problem.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ries to integrate the three theories and argues that metaphor is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wo different domains in which some of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 and domain-specific properties of one domain, the source domain, are mapped onto the other, the target domain. This transfer occurs on the basis of perceived similarity between some of the elements of the two domains. Similarity can be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It can exist in the real world or in an imaginary world. The degree of metaphoricity of a metaphor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two domains in question. As metaphor has a foot in two domains, double image arises as a result, producing vividness and dynamic and rich meanings which are characteristic of metaphorical discourses.

Verbal inflections in the English interlanguage of Chinese-speaking learners —A test of the primacy of lexical aspect hypothesis, by Cai Jinting, p. 107

This paper tests the primacy of lexical aspect (POLA) hypothesis against English data from Chinese-speaking college learners through cloze passages. It is found that *-ing* inflection and perfective inflection are most likely to occur with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respectively.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ing* among categories of lexical aspect is activities » achievements » accomplishments » states; for the perfective inflection, it is achievements » accomplishments » activities » states.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of verbal inflections displays variations on individual items. Finally, proficiency level is found to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ork of the POLA hypothesis.

Preliminary study on transfer effec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s, by Li Hong, p. 116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fer effects of L1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reflexiv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Particularl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utilize knowledge of the binding properties of Chinese reflexive *ziji* and *taziji* as a basi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target binding properties. The present study adopts the cognitive view on transfer (Schachter 1983), which conceptualizes transfer as a learning strategy in a general process of hypothesis construction and testing.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 that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could resort to L1 knowledge to form hypotheses about the target binding properties. L1 transfer is likely to exist in the whole acquisition process of English reflexives and it can produc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It seems that both L1 knowledge and UG constrain the acquisition process.